

苏联文艺理论译丛第二集

苏联作家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的有关言論)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組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联文艺理論譯丛第二集

苏联作家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的有关言論)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組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苏联作家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1451 字數 127,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5 $\frac{3}{4}$ 插頁 2

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9000冊

定價 (4)0.59元

目 录

高尔基

-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
关于一次辯論 (摘录) (9)
《我們的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計划前夕 (摘录) ... (10)
論剧本 (摘录) (11)
論短視和远見 (摘录) (12)
和青年作家談話 (摘录) (13)
苏联的文学 (摘录) (15)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言論及書信 (选譯) ... (16)

卢那察尔斯基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2)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摘录) (51)

阿·托尔斯泰

- 文学的任务 (56)
給波隆斯基的一封公开信 (摘录) (61)
苏联的艺术應該是伟大的 (摘录) (65)
論戏剧創作 (69)
向工人作者談談我的創作經驗 (摘录) (74)
論創作自由 (摘录) (75)
論苏联文学 (摘录) (77)

法捷耶夫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78)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 ... (91)

再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95)

答巴西进步报纸記者問 (摘录) (101)

論苏联文学 (摘录) (103)

綏拉菲摩維支

談談如何表現工人与“罗多夫主张” (摘录) (107)

《鉄流》的創作經過 (摘录) (110)

革拉特珂夫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19)

莎吉孃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45)

1932—1934 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問題的

討論 巴斯凱維奇 (157)

編后記 (180)

高尔基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①

(1933年)

文学創作的技巧，首先是在于研究語言，因为語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法文的“*belle lettres*”二字的概念，俄文意思就是美的語言。我所理解的“美”，是各种材料，也就是声調、色彩和語言的一种結合体，它赋予艺人的創作——制造品——以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是一种力量，能唤起人对自已的創造才能感到惊奇、驕傲和快乐。

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語言的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这些言辞描繪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一个作家“艺术家”必須广泛地熟悉我国最丰富的語汇，必須善于从其中挑选最准确、最明晰而生动有力的詞。只有把这样一些詞联結起来，而且按照它們的意义正确地排列起来，才能很好地体现作者的思想，創造鮮明的图景，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它們是如此具有說服力，似乎讀者可以看到作者所描写的东西。文学家应该明白，他不仅用笔写，还要用語言来描繪，他的描写不象画家那样把人画成靜止的，而是要尽力把人表现在不

① 本文初次发表在 1933 年《文学学习》第一期上。

斷的運動中，在行動中，在永無止息的互相沖突中，在階級、集團和個體的鬥爭中。然而世界上沒有一種運動不遇到阻力。由此可見，除了必須細心研究語言，除了發揮從洗煉的、然而被空洞和畸形的字眼所極力破壞的文學語言中挑選最簡潔、最明晰而生動的詞的才能以外，作家還應該具有豐富的历史知識和現代社會現象的知識，在現代，他的使命是要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產婆和掘墓人。後面三個字聽起來令人有消沉之感，然而它們是名符其實的。要使這個詞充滿新穎愉快的含義，有賴於青年作家的意志和才幹，因此只應該想到，我們年輕的文學所負的历史使命，是消滅和埋葬一切敵視人們的東西，——甚至這些東西是人們所愛好的。

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談“愛”自然是天真而可笑，資產階級社會有一條道德戒律：“愛你的鄰人，象愛你自己一樣。”這就是說，人愛自己是愛的基本范例^①。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階級社會如果服從“勿偷”鄰人的東西和“勿殺”鄰人這樣的戒律，那麼，這個社會是不能建立和存在的。

在蘇聯，連少年先鋒隊里的孩子們也在學習理解而且也會理解一個可惡的、顯而易見的真象：資產階級的文明和文化建立在少數腦滿腸肥的“鄰人”對絕大多數飢寒交迫的“鄰人”進行不斷的凶殘掠奪上面。當有人必須掠奪“鄰人”的時候，“愛鄰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鄰人對這種掠奪加以抗拒，他就會被殺死。從久遠的年代以來，在資產階級“制度”的發展過程中，飢寒交迫的窮人當中產生了海盜和綠林好漢，也產生了人道主義

① “愛自己是神學的正當要求，同時是發展我們愛鄰人的出發點”——1909年《教會公報》第45期《論火葬》一文，沒有署名，大概是葉夫舍耶夫教授寫的。——原注。

者——他們自己虽然不够饱暖，却給脑滿腸肥的人和飢寒交迫的人証明必須限制自私。

由于强盜的活动过于露骨地暴露了富人国家的本質，富人不得不消灭一部分强盜，而把另一部分引誘去做管理国家的事务。古时候，例如中世紀，小商店老板和小市民在对付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时候，就曾經使强盜变为自己的“領袖”，公爵、独裁者、“宗教領袖”等等，——老板对付工人的这种自卫手段，在我們今天，当资产階級国家被银行家、兵工厂主、大胆的冒险家，总之被“危害社会的分子”把持着的今天，也保留下来了。

人道主义者也妨碍了小商店老板过安逸的生活，因此，资产階級用各种手段，包括用篝火活活烧死的方法，来消灭那些最頑固地証明自私必須受限制的人，或者，正如在我們今天一样，誘惑他們叛变，使他們高升到显要的地位，而人道主义者爬上那兒以后，就开始保卫资产階級的制度和安宁，这一点，我們可以从欧洲部长們的活动看出来，这些部长原先是工人，是社会主义者，他們当上部长，是由于小商店老板的提拔。

然而这一切都沒有使资产階級获得“各階級的和平合作”和它所希望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諧”，——这种和諧的意义在于，少数脑滿腸肥的“邻人”拥有“全部政权”，做着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大多数飢寒交迫的“邻人”恭順地服从各国小商店老板所要求于他們的一切，那些老板因飽享罪恶生活的“欢乐”而变得懶散和迟钝。历史不断地极力給他們証明，甚至象著名“火柴大王”伊瓦尔·克萊格爾之流腰纏万貫的冒险家，他們的幸福很不可靠，多么令人可笑。

小商店老板中間日益頻繁的自杀事件，雄辯地說明他們的生活并不穩固。然而那些自杀的人無論怎样也不能改变那些机

械地、愚蠢透頂地依然活着繼續自己卑鄙而瘋狂的行為的人，他們的行為就是組織新的血腥屠殺；這場屠殺也許會把這一幫人也消滅掉，他們的自私自利是勞動人民生活的一切不幸和苦難的根源。

年輕的蘇維埃文學家如果能設想自己搖擺在兩種力量之間，——其中一種影響他的理智，另一種影響他的情感，——那麼，他就很容易地領會作為他的題材的現實的意義。歷史正是這樣把他安置在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安置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流血衝突越來越頻繁的年代，安置在全世界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前夕。然而，開始發出的鬥爭喊聲雖然很大，但它依然被那些猥瑣的小市民平日的叫囂聲掩蓋了，他們在大資產階級背後搖尾乞憐，老早就習慣於做一點買賣，偷竊一點東西，而且，按天性來說，他們是不能戰鬥的；當大老板開始戰爭的時候，小老板就變成搶劫者，他們打殺和搶劫受傷者，盜竊死者的東西，並且常常依靠這種本事從小老板變成大老板。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戰爭會產生英雄”，然而這些戰爭產生得更多的乃是騙子；此外，英雄們通常在戰場上粉身碎骨，而最狡猾的騙子却常常以主人和立法者的姿態闖進生活，他們認識到大規模殺人有利可圖，便開始重新準備同樣有利可圖的事業，因為替戰爭服務的工業特別賺錢。有這樣一個叫做“利潤”的上帝，資產階級只信仰他，並使千百萬工農為他而流血犧牲。

猥瑣的小市民（以及許多因為肉體上和他們接近而中毒的工人）完全生活在沼澤里，埋怨濕氣。這些無意義的牢騷，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英勇呼聲混合以後，就把這些呼聲掩蓋了。他們埋怨腐朽和狹窄的沼澤生活不舒服，卻很少努力爬到又高又乾燥的地方去，而許多人甚至相信，沼澤正是“人間樂園”。

虽然“形象化”对文学家是必需的，但我们还是少讲“形象”的话。

我们苏联作家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我们的作品的题材），都是几世纪来人与人之间为了一块面包而进行的残酷斗争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所有的“邻人”，都被物质享受欲所支配着。这是十分自然的欲望，它的基础就是吃以及有舒适的住宅等等生物的要求，这种要求是一切动物和昆虫所固有的：狐狸、鹤鹰、田鼠和蜘蛛建造巢穴，然而某些猛兽和寄生虫所杀害的东西，却比它们所能够吃掉的还多。人类的全部文化建筑在人们的物质享受欲上面，但是人类的寄生虫——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有了漫无限制的机会来剥削工农，在满足必需的欲望的基础上，创造了那种称为“奢侈”的富有诱惑性的剩余物品。这种剩余物品所具有的使人腐化的影响，连资产阶级本身也感觉到了；例如，古代罗马共和国曾经实行过各种反奢侈法，中世纪时瑞典、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也曾经为了反对奢侈的发展而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消耗别人的劳动力，总比满足它最广泛的欲望所需要的为多。它感染了容易获利的欲望，感染了积累财富的欲望。它本身感染了这些欲望，把它们也传染给全世界。这种传染造成了我们这时代的一种荒谬的景象：在欧洲各国首都，整条整条的街都是金器店、珠宝店和“奢侈品”商店。工人阶级大量最珍贵的精力都花在制造这些物品上面，而工人阶级本身却过着穷困生活。工人阶级增加自己的必需品、发挥自己的才力的机会完全被剥夺了。它也染上了小市民的愚蠢的蓄积财物欲和有害的私有财产欲。

不要以为我是根本反对奢侈的，不，我赞成大家共享的奢侈，但反对把物品当作偶像崇拜。尽可能把东西做得更好吧，

它們将会更結实，将使你免于花费不必要的劳动，但是“切勿”把你所做的靴子、椅子或所写的書本子“当成偶像”，这是很好的“戒律”呀！如果我們的劳动青年理解这条戒律，那就很好了。

那些把物質福利、安逸和舒适“不顧一切地”当作偶像崇拜的人，即使在资产階級文化普遍崩潰的今日，依然繼續相信有可能安度个人稳固、輕松和“美好的”生活。讓我不怕重复說一遍，他們这种信仰的基础，大概就是过去的历史使人养成的和教会所支持的利己主义，而教会的“圣徒”也就是最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和厌世主义者。聰明的德国小市民伊迈紐尔·康德，一个思想方法非常机械，并且象死人一样对生活漠不关心的人，在世俗的哲学里特別热心地主张利己主义，換言之，就是主张个人主义。

这是一种落后的信仰，而且象一切信仰一样，它是盲目的。它抑制着人們，同時在他們心里引起这样一种荒謬的、錯誤的信念：我們每个人都是世界的“起点和終点”，是“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又是最有价值的人。在这种自我评价里，特別明显地表現出了私有制的影响：只在表面上机械地把人們团結起来，以便攻击和剝削那些武装薄弱和沒有武装的人，这种私有制，按照必然性，也就是按照竞争“法則”，一定要使他們每一个人都处在自卫状态中，以防范“邻近的”有产者和狼为奸者。私有制表面上为了进攻而团結小市民，骨子里却为了互相自卫而彼此分裂，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于是就产生了真正的豺狼般的生活。“人对人，狼般狠”这句諺語，正是私有产者的道德产生出来的。

兽性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階級用来传染全世界的一种疾病，而且，正如我們所看見的，资产階級也在因为患这疾病而灭亡。自然，它灭亡越快，对地球上的劳动人民來說就越好。劳动人民

的力量和意志可以加速它的灭亡。

对于年轻的苏联作家，小市民习气是一个很难写的题材，这题材由于能够感染人和使人中毒，因此也是危险的题材。我们的“初学写作的”年青作家不曾见过“声势煊赫”的小市民，他们只能从书本上认识不久以前的小市民习气，但也沒有認識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那种惊惶不安的、腐化的和病态的生活，他们知道得也不多，而且也仅限于从书本和报章上知道。在他们的国家里，还存在着被摧毁了的小市民阶层的许多余孽，他们或多或少地巧妙地装扮成“社会的动物”，甚至爬进共产党员中间去，用尽狡猾、伪善和撒谎的力量——他们从许多世纪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力量——来保卫“自我”。他们有意无意地怠工、偷懒和自私，从他们当中产生出劣品制造者、暗害分子、间谍和叛徒。

关于这些已被我们的国家扬弃了的人类渣滓的残余，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相当多的书写到他们。然而几乎所有这些书都写得不够有力，它们把敌人描写得很皮相，而且有点枯燥乏味。这些书因为是根据“个别场合”写成的，所以就具有传奇的性质，在书里感觉不到艺术作品中所必需的“历史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教育意义。自然，在十五年的时间内我们不能产生莫里哀和巴尔扎克，也不能产生《钦差大臣》或《戈洛夫路夫一家》^①的作者，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在这十五年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建立起了许多新的城市和巨大的工厂，正在改变自己土地的自然地理，用运河和大海联结起来，灌溉荒漠，使荒漠住满人家，发现不计其数的地下宝藏，使国家大大的富裕起来；在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已经从自己人当中提拔出了千百个发明家、几十个

① 《戈洛夫路夫一家》的作者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最大的科学工作者，并且每年培养出将近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可以向文学提出很高的要求的。

在年轻的文学中已经有了不少非常可贵的形式上的成就，它所包括的现实的范围变得更广泛了，——当然，还应当希望这范围变得更加深刻。如果青年文学家们懂得自己需要学习，需要扩大自己的知识、加强自己的认识力、钻研自己所选择的非常重要的和责任重大的革命事业，那么，这种范围就会变得更加深刻。

人们受到历史上的两种力量——小市民阶层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的吸引，他们显然地犹豫着：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他们叫嚷得很多而且响亮，然而我感受不到他们有那种坚定的信念：一条非常固定的道路已经断然地、坚决地被选定了，虽然历史已充分指示出这条道路来了。

破产了的、衰老的个人主义现在仍然存在着，活动着，它表现在小市民具有虚荣心这一事实上，表现在力图尽快出人头地、爬上显赫地位的欲望里，表现在“为了炫耀”而进行的不诚实的、草率的、损毁无产阶级声誉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阻力最少的”工作中。在文学里，这就是对过去抱批判态度的路线。上面已经讲过，青年文学家所认识的过去的丑恶面貌是肤浅的、纯理论的。批判地描写过去是容易的，但这会使作者们疏忽了描写现在的伟大现象和过程的必要性。

青年作家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鼓舞读者憎恨过去。因此，他们不但没有使读者离开过去，而且——在我看来——还在不断地使读者留恋过去，在读者的记忆中巩固、确定和保存过去。

为了要很好地说明和了解旧时代的有毒的、折磨人的卑鄙事情，就必须发挥从现在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旧时代的能力。这种高瞻远瞩应当而且也必然激发起那种自豪而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建立我们所必需的新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不用说，只有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事实作基础才能创立起来。

我们生活在幸福的国度里，这里有值得我们敬爱的人。我们对别人的爱，应当产生于、而且也一定会产生于对别人的创造力所表现的惊奇心，产生于人们对自己为建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而献出的无限的、劳动的集体力量的互相尊重，产生于对作为全国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全世界无产者的导师的党的热爱。

(孟 昌 译自高尔基：《论文学》)

关于一次辩论 (摘录)

(1932年)

盖亨诺跟安里·普拉依辩论时说：“如果您写的不好，那就干脆别写吧。”无疑地，这话是说得过火了，而且说这种话的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意义和文化目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完全不会明白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所需要的忠告不是那样，而应该是这样的，同志们，你们必须学习，而且学会很好地写作，这是你们对你们的阶级应负的责任！根据苏联报纸来看，根据工人突击队员的书信、发明家的工作，以及建设新世界的无数明显

的、真正的事实来看，苏联的普通一日正在向全世界高声歌唱你们阶级的宏伟的、英雄的、有才能的工作，歌唱阶级的集体英雄主义所产生的英雄的人。这种宏伟的工作，这种英雄的人，都还没有在文学里得到反映，在文学里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形象。刻划时代的英雄时应当用与他相称的表现方法，如果现实主义方法会妨碍你们，那就寻求别的方法吧，研究出它们来吧。事实还不全是真理，它只是原料，应该从这原料中熔炼和抽取真正的艺术真实。鸡和羽毛不能一起烤，但是由于崇拜事实，我们把偶然的、不重要的事物跟基本的、典型的事物混淆起来了。应该学会拔掉事实本身的不重要的羽毛，应该善于从事实中取得有意义的东西。一个相当聪明的工人安得留希金看见婴孩“把猪屎往嘴里送”，如果这个工人回家对自己那个不干活的妻子说：“傻女人，你该管管事啦！”那是很自然的。

(孟 昌 译自《高尔基全集》第26卷)

《我们的成就》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前夕 (摘录)

(1932 年)

……在杂志的工作中表现着特写文学的一般缺点，这种文学还不善于揭示各项成就的社会的革命的意义，还不善于表明这项或那项成就正好把新东西带到生活中来，也不善于表明如何改变生活或者应当如何改变。我们的许多特写作家以公正的

照像師的姿態出現，他們僅僅刻劃表面的、最惹人注目的生活現象，而不深入到這些現象的內部，不指出震撼舊生活基礎的各種深刻的社會的變動。

蘇聯文學現在正努力於解決真實地反映現實的任務。這是一種艱巨的任務，其所以艱巨，是因為在我們各種各樣的現實中必須揭示它的主導的傾向，是因為文學應當教導我們的讀者去理解各種現象的聯繫，理解各種勞動過程的聯繫。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成就》雜誌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它應當反映生活，應當從整個社會深度去反映鬥爭，應當表明這整個鬥爭是為了什麼，表明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遺訓怎樣獲得了具體生動的成就。

(曹葆華 譯自《高爾基全集》第26卷)

論 劇 本 (摘錄)

(1933年)

我們生活在歐洲的野蠻人和資本家憎恨我們的氣氛之中，我們也必須善於憎恨他們，戲劇藝術在這方面應該幫助我們，在我們周圍和我們中間，煩惱的小市民正在嘮嘮叨叨地發牢騷，因此，戲劇在觀眾面前揭露小市民的卑劣本質的時候，就應當喚起我們對他們的輕蔑和嫌惡；我們本來有值得驕傲、值得高興的東西，可是這一切還沒有在藝術語言里得到足夠有力的反映。我們的年輕的戲劇創作跟不上我們的英雄主義的現實，可是藝術的主要使命正在於上升到高於現實的地方，從新人类的始祖工

人階級所提出的那些美丽目标的高处来观察当前的事情。我們都关心对现有事物的描写的精确性，其精确程度只能以这样的标准作根据，就是：为了更深刻、更明确地理解我們應該消除和應該創造的一切事物，我們需要这种精确性到什么程度，就描写到什么程度。英雄的事业需要英雄的语言。

(孟 昌 譯自高尔基：《論文学》)

論短視和远見 (摘录)

(1933 年)

有短視^①和远見。这是必須加以区別的。大家知道，草墩是沼澤的特点，在沼澤被疏干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些草墩。从草墩的高处，你能看見的很少。远見可就不同了：它的形成，是由于文学家观察、比較和研究各种生活現象的結果。文学家的社会經驗越丰富，他的見解就越高，他的精神的視野就越广，他就能清楚地看見世界上什么跟什么相毗連，以及这些彼此接近和毗連的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科学的社会主义為我們創造了最高的精神高峰，从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見过去，指出一条走向未来的唯一的捷徑，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大道。……

……我們的作家在生活上和創作上都必須高瞻远瞩，从高处——而且只有从高处——才能看清資本主义的一切醜惡的罪

① “短視”的原文是“кочка зрения”，照字面譯，勉强可譯成“草墩上的視野”。